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苏联]安德列耶夫等 ● 著

古代世界的城邦

Cities-states in the Ancient World

张竹明 ●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古代世界的城邦

Cities-states in the Ancient World

[苏联]安德列耶夫等 ● 著 张竹明 ●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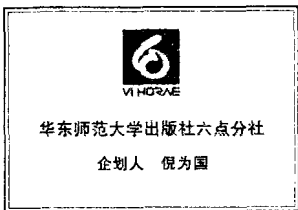
古代世界的城邦 / (苏) 安德烈耶夫等著; 张竹明等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8543-0

I. ①古… II. ①安…②张… III. ①城市史—世界—古代 IV. ①K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12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古代世界的城邦

(苏) 安德烈耶夫 等著

张竹明 等译

责任编辑 刘丽霞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
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43-0/K·345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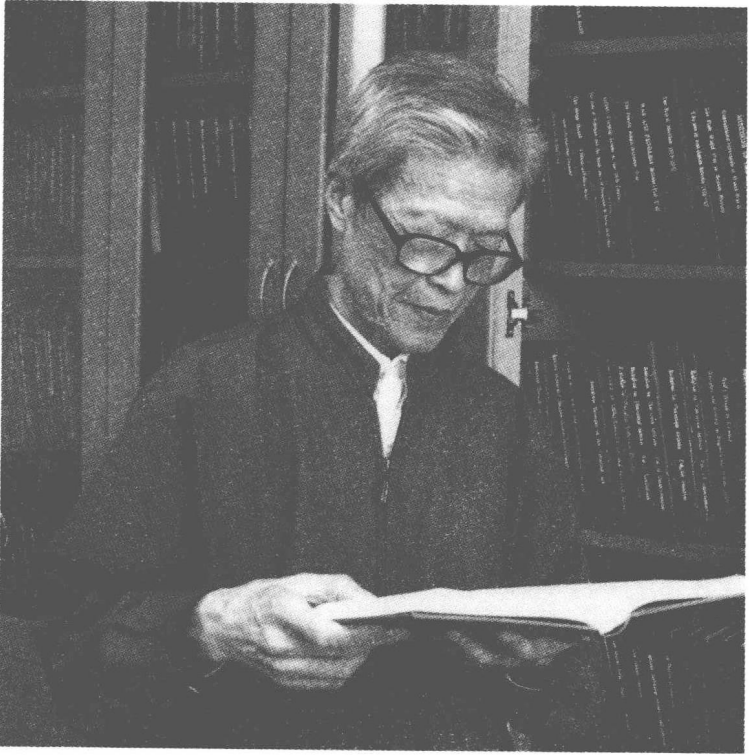
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张竹明先生

重 印 说 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受中山大学古典学中心委托给我来了个电话,告知他们有意重印《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说是这个译文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有读者想一读而不可得。

《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1985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印,书名从简,改为《古代世界的城邦》。译文集来龙去脉我已在当时的“出版说明”中作过简短说明,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当年所据原文已难查找,且译者大多失去联系。作为最后定稿主持人,现在要想对译文作些改进也无法如愿,其中存在的缺点只好请读者原谅了。值得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的赵林同志按今天学界对人名、书名和地名的规范译法订正了原书中的一些译名。

最后,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有些篇名涉及版权,因苏联解体许多出版社、杂志社易地、易人、易名,或倒闭多方联系无果。若有原作者发现自己文章收录此书,请予及时出版社联系。

张竹明

2009年4月26日

于南京大学寓所

目 录

张竹明

重印说明 / 1

出版说明 / 2

弗罗洛夫

现代古希腊罗马史著作中的城邦问题(张竹明 译) / 1

科谢连科

城邦与城市(王阁森 译 廖学盛 校) / 7

安德列耶夫

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张竹明 译) / 48

贾可诺夫/雅各布森

“诺姆国家”、“地域王国”、“城邦”和“帝国”(汪连兴 译)

/ 77

安德列耶夫

斯巴达是城邦的一种类型(施治生 译 廖学盛 校) / 91

伦金

古代也门的城市组织(廖学盛 译) / 105

库吉辛

古代东方和世界通史(王乃新 译 廖学盛 校) / 113

列文

古代印度共和国(李怀国 译 高祥玉 校) / 126

乌特钦科

城邦——帝国(朱承思 译 廖学盛/郭小凌 校) / 172

乌特钦科

罗马公民权问题(何芳济 译 王阁森 校) / 210

哈赞诺夫

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黄松英 译) / 243

克列逊/斯卡尔尼克

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杨玄塞 译

彭小瑜 校) / 262

科恰科娃

十九世纪初的约鲁巴城邦(张晓华 译 郭建 校) / 302

现代古希腊罗马史著作中的城邦问题*

(问题的提出)

弗罗洛夫 撰

张竹明 译

城邦——这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个事实,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起初由古代人自己提出来,后来又为近代科学所复活和发展了的理论概念。古典希腊的政治实际,其特点首先在于,存在着大量独立的城邦,即城市国家,它们是作为公民的公社组织起来的;在这些公社内部结成一个封闭性特权集团的公民和其余大量非全权的被剥削的居民——别的城市来的移民——及奴隶对立。在古典晚期,自由城邦世界开始趋向衰落,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政论家作了最初的尝试,企图揭示和确定城邦的本质。这一工作尤其因为城邦已经出现在领土君主国的背景上而显得有趣和做起来容易了,领土君主国愈来愈多地积聚起力量,以自己的规模宏大更清楚地反衬出古代公民城市公社的质朴而喜人的特点。这时出了个亚里士多德。他是城邦问题的真正理论家,他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古代组织的社会本质。不管怎样,他为后来(无论古典时代还是近代)凡是对城邦问题感兴趣的政治思想描出了一条主要的发展轨道。

* 译自论文集《古代城邦》(Античный Полис),列宁格勒,1979。

而对城邦问题的兴趣,事实证明是非常持久的。在罗马共和时代,罗马人和其他意大利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他们的公民公社(Civitas)——和希腊人的城邦有明显的相似,这一点刺激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难怪,罗马共和衰落时期,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公民公社问题重新得到完全充分的解释。甚至在兼并了诸城邦的希腊化君主大国时期及包罗万象的罗马帝国时期,城邦问题也没有完全从政治思想的地平线上消失。因为,被帝国所吞并的城邦,仍然作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结构单位继续存在着,中央政权必须同它们或多或少地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在近代,以理想化的博学或美学的态度对待古代社会的时期刚一结束,认识古代社会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作为文明社会的特点的工作刚开始,关于城邦制度的问题又重新出现。这方面的优先地位属于民族主义的法兰西学派,他们最坚决地打破学院派的博学传统,把注意力放到对历史的尖锐的社会解释上去。康斯坦、瓦隆和库朗热都按各自的方式促进了城邦概念的新生。后来在别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著作中——在德国布克哈特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俄国库托尔加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法兰西人研究工作的影响。

在20世纪,城邦问题实际上成了古代社会问题历史学著作的主要课题。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个充满了深刻变革的,刺激着对历史定义作社会学探求、比较和分析的时代特点。法国学术界照旧积极研究城邦问题(弗朗科特、克洛舍、格洛茨和摩瑟)。德国的历史学著作从独特的、常常以非理性主义的热情为依据的立场出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解决诸如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和冲突之类独特的问题(凯尔斯特、维尔肯、贝尔维、本格松、沙歇尔迈尔等)。研究城邦问题的还包括英美学派、意大利学派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学派的古代社会研

究者。

苏联史学界也对城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战后时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跟古代奴隶制和古代文化问题同样重视的地位。在40年代和50年代之交,拉诺维奇和乌特钦科从不同的方面着手城邦问题,前者的兴趣在研究与希腊化历史有关的古典城邦的命运问题,后者在探索罗马内战史问题过程中开始研究古代公民公社问题。这里典型的是,在这两种场合,对城邦问题的兴趣都决定于对希腊罗马相应的古典晚期冲突的研究。丛科洛鲍娃的工作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着手研究城邦问题的途径:她研究了城邦的起源。现在已经有一大批苏联古代问题学者在对城邦问题进行大力的研究工作,努力弄清城邦形成的早期情况(安德列耶夫),揭示城邦危机的原因和形式(格鲁斯金娜,马林诺维奇,弗罗洛夫),阐明罗马城邦的特点(马雅克)等等。

总之可以说,城邦问题在20世纪几乎成了古代社会问题研究的中心课题。很自然的,既包括在一般地解释古代社会问题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无可置疑的积极成绩,也包括那些可能歪曲历史真相的热情和极端,看来都是和兴趣的这一集中有关系的。

事实上,城邦问题作为一个被古代哲学提出来又被近代科学重新发展了的理论概念,它的特点是在下述方面的巨大明确性:对于论述这个问题的作家们来说,不论别的方面有多少分歧,关于这一制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古代人(可以援引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例)的社会思想认为城邦,即具有典型的公社—国家组织的城市,是社会生活基本的同时也是完美的体现。近代科学(从康斯坦和库朗热开始)在努力揭示古代社会的特征时,早就认为这一特征就是古

代人的城市公社的，即城邦的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指出古代所有制形式的独有的公社特点，从而深刻地论证了城邦原则在古希腊人罗马人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中，亦即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不仅相信城邦原则在古代社会里的决定意义，而且力图扩大这一原则的作用范围，从而赋予城邦以历史的万能性，这乃是当代历史科学的特点（可以贾可诺夫为例）。

然而，仔细研究希腊城邦的历史使人觉得，城邦在古代绝对决定性的甚至万能的作用这一广为传播的说法太简单化了。不应该忘记，城邦是产生在迈锡尼后希腊（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的独特条件下。正是希腊各部落在迈锡尼之后的时期里发展所处的独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一开初情况的错综复杂性（我们特别注意到迈锡尼宫廷中心的覆灭和铁器普及所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强化、但同时又趋向分小和独立），以及，希腊城邦形成所特有的阶段性：起初，在公元前9—8世纪人口爆炸的条件下，它作为设防的城市居民点；尔后，在公元前7—6世纪革命民主运动过程中，它作为等级公民公社；与上述两阶段同时——它作为有主权的政治整体，作为存在于城市自给和公社自治条件下的国家。是否可以断言，这条道路，因而还有它的最终结果，不仅对于希腊人（也许还有意大利人）的历史发展，而且对于其他古代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典型的呢？

但是，即使撇开古代城邦发生上的特点不谈，把城邦作为某种现成的东西看待，我们也应该弄清楚这一最初由希腊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类型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于它的单纯性的优点与因此生命力特强的优点无比的统一。城邦——这是城市和周围农村的最简单的结合；其次，这是最简单的社会等级——

阶级组织,这里自由的私有者——公民——被团结到人为地保存下来的但在自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公社里来时,和大量无权的不自由的遭受残酷剥削的人们对立着,后者的人格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中遭到了牺牲;最后,这是最简单的但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共和国,这里公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得到不同程度的鲜明表现,后者又造成了政治思想和文化的高度发达。是否可以断言,所有这些优点的这种统一,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人类发展极为宝贵的文化成就,不仅是古希腊城市、公社、国家所固有的,也是别的城市、公社、国家所固有的呢?

希腊城邦惊人的生命力也在于上述优点的独特的统一。在古希腊历史的全部过程中,城邦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组织类型——在古典时期它作为独立自在的整体,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它作为比较复杂的政治结合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但是城邦的这一决定作用不应该被绝对化。希腊历史的反常在于,它的主要倾向是不断的、一般看来成效甚微的克服城邦的努力:“不断”是由于一次建立起来的城邦原则(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本位主义、等级的歧异地位等等)不适应社会的继续进步,“无成效”是由于克服城邦的尝试还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实行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同盟,以及尔后的城市僭主国家和古典晚期形成的领土大国(雅宋的费拉伊——帖撒利亚国家,狄奥尼索斯的西西里强国)都可以作为这些尝试的范例。或多或少比较顺利地越过城邦阶段只是在得到外力帮助时才取得某种程度成功,在马其顿——希腊化统治时期取得部分成就,只有在罗马时期才得到真正的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些时期城邦也还是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城邦的思想和文化则把自己的作用一直保持到古代终了时。可以说,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程,但是这段历史本身是在不断被否定的形式

中过来的。这是希腊历史悲剧特性的终极原因,这一悲剧特性就是城邦和城邦、僭主和本公社公民、大国统治者和被统治城市间的不断内讧。由此而来的是战争在独立希腊的历史中的巨大作用,政治恐怖、压迫在希腊化——罗马晚期的巨大作用。

记住理论所强调指出的城邦原则的有条件性,记住这一原则在希腊古代实际体现的反常性,对以后是有益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彻底研究希腊历史特种的圆周运动所决定的悲剧性的波折看来是有趣的。事实上,否定城邦原则的经济联系的发展遇到了城邦奴隶占有制条件下生产基础缩小的障碍;政治上求得团结统一的努力遇到城邦独立自主生命力的障碍;城邦公民团结的解体、公民与非公民界限的磨灭,遇到了等级小圈子顽强性的障碍(这种小圈子不断得到从自由外邦人或被释奴隶中挑选的新公民的补充)。甚至在思想方面,够激进的实际上有害于城邦原则的思想(例如泛希腊主义思想和君主制思想)的发展在古代理论家的笔下和承认城邦本身不可动摇的思想和睦地并存着。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地估价整个古典文明和它的核心——城邦问题的巨大可能性就包含在对古代历史这一反常方面的研究工作中。

城邦与城市*

(提出问题)

科谢连科 撰

王阁森 译 廖学盛 校

城邦是古典时代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这是现代科学公认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城邦被定义为城市国家或国家——城市(city-state, Stadtstaat)。不论是苏联的^②还是国外的科学家^③都已经指出对于城邦的这类理解的不合理性。但是,我们认为,城邦和城市这两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应该加以更详细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这样的城邦定义中这一社会组织的两个(远非最重要的)特点被提到首位,即较小的领土范围和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结其周围地区。第一个特点不是决

* 译自《古代史通报》,1980年,第1期。

② 乌特钦科,《罗马共和国的危机与衰亡》(С. Л. Утченко, кризис и падение Рим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莫斯科,1965,页7。

③ 芬利,《古代城市:从库朗热到马克斯·韦伯等》(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载《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9卷,第3期,1977,页306;斯塔尔,《早期希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公元前800—500年》(Ch. G. Star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 B. C.*),纽约,1977,页31。

定性的,而是从城邦的一些更重要的、带实质性的特征中派生出来的(见下文),第二个特点则干脆就不正确。希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可以作为例子证明这一点。例如,在阿提卡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城市中心(雅典和比雷埃夫斯)^①,在斯巴达本来就没有城市中心,而是五个村落的结合^②。一般地说,在希腊相当广泛地分布着这样的政治组织,它们并没有自己的城市中心,然而其本身的公民和其余的希腊人都是把它们当作城邦看待的^③。

我们可以先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城邦,什么叫城市,以便进而弄清二者间的相互关系。

尽管在苏联史学中还没有对城邦作详尽的探讨,但毕竟有一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城邦的本质以及这种现象的个别

- ① 维尔,《希腊世界和东方》,第1卷,五世纪(510—403),(E. Will, *Le monde grec et l'Orient*, t. I. La V^e Siècle (510—403)),巴黎,1972,页417。
- ② 埃连伯格[《希腊人的国家》,第2版(V. Ehrenberg, *The Greek State*, 2nd ed.),伦敦,1969,页28]称斯巴达为“假城市”。
- ③ 参见如修昔底德, I, 5, 1。或者在这方面经常被提到的泡赛尼阿斯著作(X, 4)中的一段:“佛西斯的城市盘诺佩伊位于距离喀罗尼亚约20斯塔狄亚的地方,如果一般地可以称其为城市的话,因为其中既没有政府建筑,也没有运动场、剧场、广场、蓄水库。这里的居民沿山溪住在看上去很像山上茅屋的半窑洞里。但在他们的领域与邻人之间有疆界。他们还派代表(西尼德尔)参加全佛西斯会议”。关于没有城市中心但有城邦地位的部落政治组织,可参见罗伊,《古典时期西南阿尔卡地亚的部落组织》[F. Roy, *Tribalism In the Southwestern Arcadia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载《匈牙利科学院古代集刊》第20卷,1972,第1—2辑(*Acta Antiqua Acad. Scient. Hungaricae*, txx, 1972, fasc. 1—2)],页43以下。关于“没有作为真正的城市聚集中心”的城邦,见前引维尔的书,页417以下。也可见威尔斯,《希腊人的城市》(C. B. Welles, *The Greek City*, 载《纪念加尔德里尼和帕里本尼的论文集》,第1卷。(*Studi in onore di Arlstide Calderini e Roberto Paribeni*, V. I), 米兰,1956,页81以下。